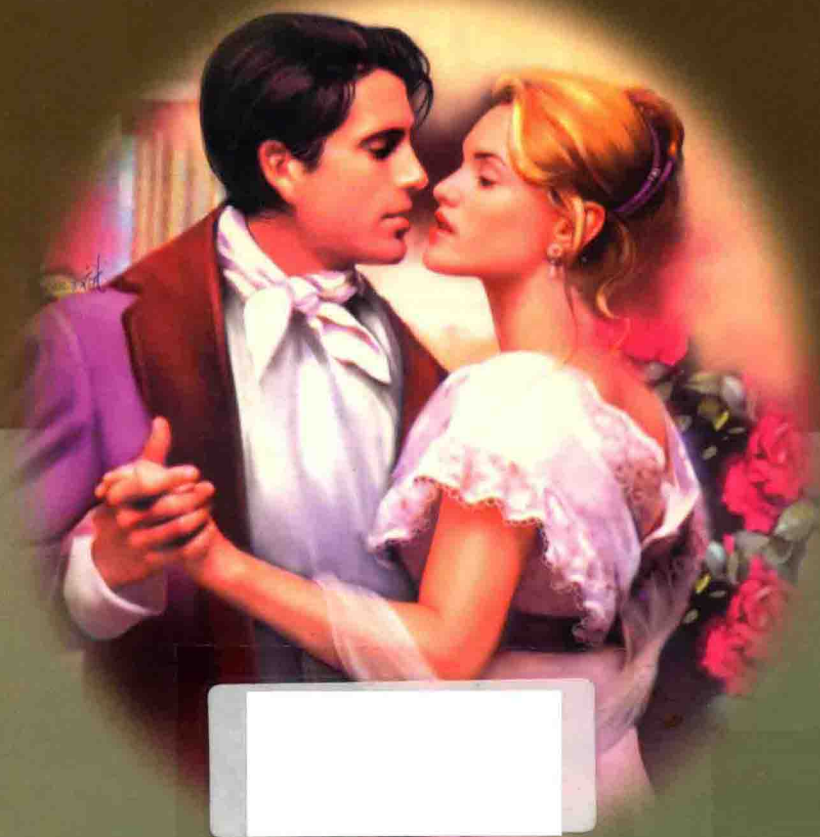




銀玫瑰

The Silver Rose



Jane Feather 珍·菲勒 著 高瓊宇 譯



銀玫瑰

The Silver Rose

Jane Feather 珍·菲勒 著

高瓊宇 譯

浪漫新典 101

銀玫瑰

THE SILVER ROSE

原著：Jane Feather

譯者：高瓊宇

責任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湯富如

校對：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子筠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

網址：doghouse.com.tw

E-mail：master@doghouse.com.tw

電話：(02)2776 5889~0

傳真：(02)2771 2568

郵撥帳號：0014980-9

劃撥專線：(02)27523774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中文版發行版次及日期：第一版 2000・5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491-370-8

本社法律顧問：蕭雄淋律師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加冷布丁路 # 06-00新加坡349320郵區

Tel：02-7472996 Fax：02-7488636

版權代理：博達者版權代理有限公司

定價：新台幣200元

The Silver Rose

Copyright © 1997 by JANE FEATHER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0 by Lin Pai Publishing Company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Books,

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, Inc.

through Bardó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

銀玫瑰

The Silver Rose

Jane Feather 珍·菲勒 著

高瓊宇 譯

浪漫新典 101

銀玫瑰

THE SILVER ROSE

原著：Jane Feather

譯者：高瓊宇

責任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湯富如

校對：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子筠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

網址：doghouse.com.tw

E-mail：master@doghouse.com.tw

電話：(02)2776 5889-0

傳真：(02)2771 2568

郵撥帳號：0014980-9

劃撥專線：(02)27523774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中文版發行版次及日期：第一版 2000・5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491-370-8

本社法律顧問：蕭雄淋律師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加冷布丁路#06-00新加坡349320郵區

Tel：02-7472998 Fax：02-7488636

版權代理：博達書報社有限公司

定價：新台幣200元

The Silver Rose

Copyright © 1997 by JANE FEATHER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0 by Lin Pai Publishing Company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Books,

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, Inc.

through Bardó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

雷艾莉自小就被教導要厭惡赫斯摩伯爵的一切，好幾代以來，兩個家族一直勢不兩立。但，恨他是一回事，扮演一個去誘惑他的女人卻是另一回事。艾莉那些邪惡的哥哥們，打算以她為餌去引誘伯爵結婚，然後再進一步地摧毀他。只是艾莉卻發現她的丈夫難以掌握，而且超乎想像地魅力十足……

在激情之下，隱藏著一樁塵封已久的秘密……
一朵晶亮的銀玫瑰……

序幕

一六八九年 倫敦

冬天的夜晚很黑，雪輕輕飄下，覆蓋窄窄的鵝卵石巷道，創造出雪白的世界，直到清晨第一個足跡破壞它的完美。

位於狄斯福巷貝山姆麵包店屋簷底下的小房間裡，在十幾根蠟燭和火盆的照耀下，顯得很溫暖，空氣中瀰漫著從樓下飄上來的酵母和烤麵包的香味。因為山姆的第一個客人通常在黎明時上門來，就有熱騰騰的麵包在等候他們。

「再十分鐘就五點了。」身穿睡袍的男子站在窗前看著外面的雪景說道。

「我們何時再見面？」正在更衣的女子說道，她的手指因為天氣寒冷而有些遲鈍。她的問題很單純，但是語氣中有一股近乎絕望的急切。

「妳何時返回雷利？」他走過來，以手包住她的。

「我的丈夫說是明天。」她灰色的眼睛澄澈，睫毛長而捲，她抽回手整理秀髮。「你呢？」

「我仍然在向國王求情，歸還我的土地。」他溫柔的撫摸她臉頰。「有時候我覺得我會答應，有時候又……」他聳聳肩。「但是我還不能離開，我必須等答案。」

「如果你心願得償，雷文斯會更加恨你。」

他再次聳聳肩。「我不在乎，梅格，反正我得著他妻子不渝的真愛。」他微笑的吻她，在她唇上流連，訴說昨夜의 溫情和對未來的承諾。

「我擔心你的安危。」她拿起斗篷。「我的丈夫一直對赫斯摩滿懷惡意。」她戰慄的拉緊斗篷。「那種恨已經深入雷文斯的血液裡。」

「我們兩家族之間的敵對和憎恨已經持續兩百年了。」赫斯摩嚴肅的說。

「也有愛。」梅格近乎自言自語。「兩家之間的愛和恨一樣強烈。」

杰佛沒有說每當兩家族之間燃燒起愛和激情的時候，後果是一樣的暴力和悲劇性。而那種狀況太接近他們的處境。

不過他們很安全，因為他們很小心，要求不多。

他撇開擔憂，從口袋裡掏出一件物品。「有件東西要給妳，吾愛，但是千萬別讓妳

丈夫發現。」

他手中是一條樣式奇特的手鍊，純金，鑲著珍珠，形狀像一條蛇，蛇的嘴巴裡含著一顆大而完美的珍珠。

「真美，」梅格接過來對著爐火轉動審視。「只不過有點奇怪。」

「它使我想到妳。」他說。「像夏娃一樣美，有駭人的力量。」

梅格突然一陣顫抖。「別那麼說，我不是那種引誘男人的女性，杰佛。」

「不。」他微笑。「我為妳瘋狂並不是妳的錯。」他拿起手鍊。「妳有沒有看見它的墜子？」他摸摸那切割成天鵝形狀的完美的翡翠。「這顆是附帶的，但是我想用特別的方式紀念我們每一次的會面，妳必須好好收藏起來，和我們的愛一樣別讓人知道。」

梅格向來對她情人這種浪漫詩人般的一面感到驚奇——這個男人用劍比用筆順手，可是他這種多變的性格被她視為比生命更寶貴。

「來吧，」他突然急切地說。「妳必須離開了。來恩會在轉角等妳，妳必須在黎明前回家。」

這種無望的愛使她緊緊倚偎著他，然後勉強退開，不再回頭，直接跑下樓梯。正在烘麵包的貝山姆沒有和她打招呼，一直都是如此。赫斯摩總是先來後走，出手大方，麵

包師傅也就保持沈默。

大門沒有拴，她輕易就拉開了，迅速地溜進寂靜的巷子裡，關上身后的門。

立刻有三個罩著斗篷和頭套的男人迎面走過來，手中的匕首在雪光下晶晶發亮，但是只有一個男人刺中那個女子，她駭然的睜大眼睛，認出對方的身分。

雷文斯伯爵殺了他的妻子，任由她動也不動的挨在牆邊，她沒有嘗試閃避匕首，也沒發出聲音，直到她倒在地上，才發出可怕的叫聲，聲音大得足以喚醒死人，警告在樓上的赫杰佛。

梅格的血滲入底下的雪地裡，手指鬆開，那塊翡翠和珍珠金手鍊晶亮的掉在她身邊。她的丈夫俯身拾起情人送的手鍊，放進口袋裡，再以靴尖把屍體踢離門邊，抽出長劍。

杰佛本來可以有時間推開房內後方的窗戶、逃到屋頂上。可是他反而跑下樓梯，衝到大街上。他知道會發現什麼事，梅格不會有活命的機會，而他已經握劍在手要面對雷文斯。

他們的眼中充滿對彼此的憎恨，杰佛的劍劃過空中致意，可是他還沒要求比劍，刺殺者的匕首已經刺進他的背，穿過肋骨，直入心臟。

他的對手放下未用的劍，俯視他將死的敵人。「你羞辱雷文斯的家宅，混蛋，所以你的死也沒有榮耀可言。背上的匕首就是你的報應。」

「你說榮耀，雷文斯，」將死的人徐徐開口說，停頓下來，鮮血從他口中湧出，然而他還是諷刺的說下去。「記住艾瑟，也記住羞辱。」他含著血，沙啞的笑了。那一剎那，他的眼中充滿尖銳的輕視，然後幕遮蓋下來，熄去他眼中的光芒。

赫杰佛死在他情婦的身邊，兩個人的血在雪中混合在一起。

1

一七〇九年 倫敦

西敏斯特宮的會議廳，安妮女王肥胖的身體坐進桌首紅色天鵝絨的大椅子裡，她的侍女們在兩側替她拉好紅色的長裙，掩住架在腳凳上那隻浮腫上了綑帶的腳。即使她們十分小心，女王仍然痛得皺眉，因為今天她的痛風狀況糟透了。

看在會議廳內就座的男士們眼裡，知道女王今天會暴躁易怒，不易妥協，討論議題時反覆無常。

「可以了，妳們可以走了。」女王朝侍女們揮揮扇子，她們屈身施禮的退到接待室的布幕後面。

女王大口的喝了口葡萄酒。她臉色紅潤，佈滿血絲的眼睛幾乎埋在厚厚的眼瞼裡，她的頭髮不太整齊，領口敞開，眼神帶著痛苦。她掃視長桌，皺眉地打量每一位紳士。

她的目光終於落在最遠處的一位身上。他大約三十九歲，黑髮，強健的身體裹著深色外套和灰長褲，雙手搭在桌上，指關節突出，指甲修剪得很短，看起來就是一雙握劍的手，帶著久經戰場的粗糙。

「赫斯摩伯爵，我們歡迎你，你帶來了馬博羅公爵的報告。」

赫西蒙坐在椅子上鞠躬。「是好消息，陛下，公爵交代我報告每培克戰役的經過。」他的聲音很低沈，自一張粗獷、頰上有疤的口中發出來倒有股奇特的悅耳。

「我相信你的傷已經痊癒，先生。」

赫爵士再次鞠躬。「尚可忍受，陛下。」他將密封的文件交給一邊的僕役，轉呈給女王。

她展信而讀，然後放在一邊。「我們的將軍對你在戰場上的表現推崇備至，赫爵士，他很遺憾你因傷必須退役。」馬博羅公爵也求女王獎賞伯爵的功勞，但是安妮女王向來不是慷慨的人。

她再喝一口酒，這次她的目光移向一位五官方正、灰眼的男人。他頭戴假髮，身穿翠綠色的外套，和他對面的赫斯摩伯爵形成強烈的對比，畢竟雷文斯家族從來沒有染上清教徒的嚴謹和節制。

在一六四九年，赫西蒙的祖父處死國王，在清教徒克倫威爾統治的時代，赫家地位顯赫，但是查理二世復辟之後，他們也和失勢的貴族一樣受到嚴厲的處罰。現在這些衝突都結束了，至少在公開場合是如此。

可是私底下，女王心知肚明，特別在這兩個家族之間，那種衝突積壓已久，不是輕易化解得了的。

她皺眉的想到，服侍她的貴族淑女之一馬博羅公爵夫人莎娜曾經提到一件事，身為女王的職責就是要促進她子民之間的和諧與快樂，也要嘉賞忠心效命於她的人，同時又不致損及自己的荷包。公爵夫人提到一個好辦法，可以嘉獎赫斯摩伯爵，而女王所要付出的代價又不多，頂多是送件新娘禮服或是小首飾，同時又能一箭雙鵰，在兩個敵對的家族之間立下盟約。

「雷文斯伯爵，我知道你還有個妹妹。」

雷文斯伯爵芮夫嚇了一跳。「是的，女王陛下，她名叫艾莉。」

「她幾歲了？」

「將近二十歲，陛下。」芮夫眯起眼睛。

「她還沒嫁……也沒訂婚吧？」